

人民技術叢刊

7

第二輯

人民和軍隊

日記
戴夫著



上海雜誌公司總發行

人民和軍隊

武漢人敢藝術出版社編選

一九五〇年一月一版

人民和軍隊

人民藝術叢刊

著者 戴夫

編輯者 武漢人民藝術出版社

發行者 張鴻志

印刷者 中和印刷廠



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

分發行所

上海 漢口 長沙 昆明 天津 北京 漢口 廣州

上海 漢口 長沙 昆明 天津 北京 漢口 廣州

上海 漢口 長沙 昆明 天津 北京 漢口 廣州

上海 漢口 長沙 昆明 天津 北京 漢口 廣州

上海 漢口 長沙 昆明 天津 北京 漢口 廣州

編號. 460 版稅. 117—15%

滙. 0001—3000

人民和軍隊

二月二十三日

十七大隊參加了解放天津的戰鬥，回來只叫沒有打「過癮」。很多同志都說：

「上級動員，說得敵人那末利害，上去一打，原來是塊豆腐！」

再動員他們打北平，有的戰士便說了：

「北平還用打嗎？」

和平接收北平的消息傳來，許多戰士更加理由十足地起

來，說：

「我說北平不用打，不錯吧!？」

十六大隊入關沒有打上仗，憋得嗷嗷叫，一聽說平津解放，戰士們夜裏連覺也不睡了，都當起「參謀長」來，紛紛議論南下：

「要教我當司令員，我馬上就命令部隊南下，坐上火車，一直開到長江邊上，……」

「你儘主觀主義，鐵路那能修得那樣快！」

「走可不行，一走就得一月多，劉鄧大軍搶着一過江，可就沒有我們的事了！」

然而上級却叫部隊原地整訓兩個月。

戰士們簡直不安起來了。

「快打吧，」北方戰士焦急地說。「打完了，趕快建設新民主主義國家，多痛快！」

「橫豎咱們打到那裏，那裏敵人就稀爛，」解放來的南方戰士，迫切要求打回老家去，幾乎不滿起來。「現在整個什麼勁呢！」

這真是「天從人願」，整訓才只有十來天，南下的日子便意外迅速地來到了。淮海戰役結束以後，敵軍主力在長江以北基本上被殲滅，敵人在長江南岸的防綫還沒有建立起來，南京處在無政府狀態中，黨中央要求我們趁熱打鐵，馬上南下，加速反動統治的總崩潰，解放全中國人民。

全軍都樂了。十八大隊有些戰士更是歡欣若狂地說：

「快走吧，走到長江邊上，把我們東北大軍的狗皮帽子往江岸上一放，江南的敵軍就得嚇壞！」

「我看扔兩個狗皮帽子到南京城頭上去，敵人就會投降了！」

南下消息一透露，還沒有進行行軍動員，幹部戰士便都急忙地準備起來。

二月二十四日

機關比從黑山出發還要忙亂。但這次來歡送和慰問的，却不是地方政府與各界代表，而是北平職工會的工人，以及清華、北大、藝專等三校的學生。

因為接到通知很晚，我們的準備非常倉促。開了一個歡迎會，軍首長既未得參加，部隊又因準備行軍不能集合到會，只有我和孫處長率領軍宣傳隊在政治部駐村的廣場上，佈置了一個十分簡陋的會場，出來接受了禮物，並隨便介紹了一些部隊的情況。

然而工人學生却熱情得很。他們一來到就湧入球場，與宣傳隊的同志們打起球來。飯後有一點空隙時間，他們都不肯放過。先吃完飯的，在門外扭秧歌，後吃完飯的，陸續參加進去，形成一個熱烈的「集體扭」。他們不但自己扭，而且還拉

部隊的同志去在一塊扭——不管你是戰士還是幹部，碰到誰就拉誰。在歡迎會上，宣傳隊十來件管樂，孫處長的簡單談話，竟使他們感動得流下淚來。藝專的同學們手不停揮地進行他們的創作，帶了照相機的同學們則這邊那邊地走動，在選擇他們最好的鏡頭。代表們陸續上來講話了，不同的人，不同的聲音，然而却有着一個完全相同的感情：不管是工人代表、學生代表，還是婦女代表！他們一上來，都是先像如釋重負地喘一口大氣，然後用剛被解放，並且感激部隊的聲音說：

「現在我們可得到自由了！」

他們的感情是很激動的。一向遭受迫害，一旦獲得解放，並且看見了自己軍隊的人民，怎麼不激動呢？

我們——已經武裝起來，並且經過殘酷戰鬥，獲得了偉大勝利的人民，在這樣的場合也受了傳染了，軍隊上的同志講話，聲音也是非常顫動的：

「解放軍是屬於人民，爲了人民，現在我們就要南下了。大家來慰問、送別，我們一定要有有力的回答你們：行軍走得更快，戰鬥打得更好！」

激動的感情，使得在平時非常嚴肅的我們在這時也像增加了新的內容。一直在艱苦奮鬥的革命戰士，一旦與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的人民運動的巨流會合，並且自覺到在廣大的地區中，還有無數的人民在期望自己去解放他們，自然也都熱血奔騰，興奮已極。

二月二十五日

幹部分別到連隊裏去進行動員工作。

但羣衆對部隊的動員，作用比幹部的大得多。

我們的部隊習慣了轉移，解放區的人民也見慣了部隊轉移，然而這次轉移較之從前却有一個完全不同的情況。爲了保守軍事祕密，從前部隊轉移，到那裏去，在行軍過程中暫時不讓戰士都知道，羣衆則更知道了。然而這次轉移，却什麼都公開了，戰士與羣衆都知道是要打到南京武漢去，澈底殲滅敵人。這是翻天覆地的一個大變化，戰士們高興，羣衆則更高興，所以轉移之前情況便特別熱鬧。

在這裏還有一件使戰士們更加興奮的事情，就是他們沒有在這裏打過仗，却親眼看見了環境的激烈變化。這裏早先是一個敵佔優勢的游擊區，羣衆本來不大了解我們。我們來到的時候，羣衆沒有表示歡迎，我們駐下以後，村裏壯丁很少，青年婦女更是像絕了種似的躲了起來。現在我們駐了兩個月，我們要走了，羣衆歡送，竟戀戀不捨地流起淚來。

李新莊駐着我們軍部的三個單位：通訊連、電話連、司號隊。部隊剛來到時，女人藏在院裏，壯丁躲在村頭的廟裏，我們只能接觸到一些老頭子和老太婆。特務很活躍，並曾有一個女人勾引通訊連的戰士開小差。軍宣傳隊去寫了幾條標語，過

了一夜便被塗改或塗抹了。村裏還有一個曾經當過國民黨營長的所謂「上層人物」，一些小學校教員也和特務份子有來往。電話連三班房東是老倆口子，起先不給讓坑，勉強駐下以後，同志們與他們談話，他們也不答理。同志們掃院子、挑水，但獲得的不是他們的尊敬，而是他們充滿懷疑的窺視。兩個老人還佈置了工作：在部隊駐的屋裏，抽屜裏放了糖，坑上的吊籃裏放了花生，並且如何放法都做了一定的記號。同志們出去了，說：「大爺，大娘，我們出去，屋裏請照顧着一點！」他們不答理，却待同志去後，進屋裏檢去查他們放的糖和花生是否短少了。一次檢查，隊伍上沒吃，兩次檢查，隊伍上沒動，三次，四次，東西還原模原樣地放着，於是他們奇怪起來了：

「這些青年人，怎麼放着東西都不吃呢？」

於是同志們掃院子，他們覺得過意不去，同志們挑水，他們覺得不安起來。

就在這事發生的前後，不知從那一天起，也不知是從什麼地方來的，村裏的壯丁和青年婦女增多了，人民與軍隊很自然地消除了隔阂。

敵人的特務被破獲，曾經當過國民黨營長的那個「上層人物」和一個小學教員原來是國民黨反動派留下的「小腳色」，經人民政府發現，一起抓了去，隨後又被放回來了。他們回來就宣傳共產黨如何寬大，變老實了。於是軍民關係又增進了一步。部隊更關心人民，他們替房東掃院子、挑水，連沒住隊伍

的人家，也保證給他們挑滿了水缸。羣衆也更關心部隊，班裏發生了病號，不出兩小時，連部還沒有接到報告，村裏辦事的就請了醫生，送來掛麵和雞蛋了。婦女會每天到各班要東西洗補，但同志們都不願意麻煩她們，她們就提出各家照顧各家駐軍的口號來。於是電話連的連附，洗了一雙破襪子晒在外邊，忽然被房東老太太悄悄地拿去了。

「她爲啥拿去我們的襪子呢？」通訊員問。

連附抽了一口烟說：「許是她拿錯了吧，過一會兒她知道了，就會送來的！」

過了一會，她果然把襪子送來了，但不是她拿錯了，而是拿去縫補好了又送回來的。

……早兩天隱約傳來南下消息。戰士們戀戀不捨地說：「這地方老百姓真好，還有點捨不得走哩！」羣衆也戀戀不捨地說：「這隊伍真好，在這裏駐着跟一家人一樣！」一位老太太聽說部隊要走，竟哭了起來，她說部隊一走，以後缸就不能老是這樣滿，院子就不能老是這樣乾淨了。

「這些同志，比親生的兒子還好哩！」她說，「親生的兒子，還惹你生氣，他們個個都能幹活，一個惹你生氣的都沒有！」

村幹部與活動份子，都知道部隊南下有重大的任務：爲着解放全中國，他們想對部隊有點表示，但又知道，「人家部隊上有鐵的紀律」，送給東西不一定肯收。開了四次會，他們才

確定做三面旗，分贈給三個伙食單位。

三面旗子上的題字，是經過了他們自己事先研究的：「紀律嚴明」，給通訊連；「救民先鋒」，給電話連；「建國英雄」，給司號隊。機關幹部到連隊去進行行軍動員時，全村男女便已集合起來，兒童團扭着秧歌，村幹部領着頭，興奮熱烈地將三面錦旗分別送給了三個伙食單位。機關幹部與三個單位的負責同志一商量，爲着回答羣衆的熱愛，便召集三個單位的全體同志，與全村羣衆，開了一個軍民聯合大會。

村農會主任在大會上講話說：

「我們十幾年來都沒有塌下心，今年因爲你們來解放了平津，我們這才過了一個快活年。咱們軍民相處很好，咱莊裏人實在不捨得你們走，不過我們知道你們任務重大，江南還有許多老百姓在受壓迫，你們不去，他們不得解放。所以我們心裏雖然難過，現在還是很高興地歡送你們南下。」

會場上大人孩子一齊吼叫起來：

「歡送解放軍南下！」

「打倒國民黨反動派！」

「解放全中國人民！」

軍隊上的同志們也一齊吼叫起來：

「打到南京武漢去！」

「懲辦戰爭罪犯！」

「用打漂亮仗來回答李新莊的父老！」

軍民聯合大會，成了很好的行軍動員大會。開罷會回來，連比較落後的戰士也這樣說了：

「老百姓期望我們這樣大，不好好地幹還能算人嗎？」

二月二十六日

今天部隊出發。羣衆歡送軍隊，十八大隊駐地情況最熱烈動人。

部隊南征的消息傳出去，婦女們就忙開了，到處問部隊上要東西縫補，老大娘的語氣就像對待就要遠別的儿子：

「孩子們，你們的破襪子拿來我給補補，走路好不磨腳呀！」

出發前一天，三八五團駐地，到處鑼鼓喧天，各村羣衆，給各連隊送去各式各樣的旗子：「人民愛戴」，「人民保障」，「軍儀重望」，……。

一位老大爺意味深長地說：

「說句良心話，就是送一百面旗子，也還表達不出我們的心來！」

炮兵營二連，連部門口圍着一大堆人，爭嚷不休。羣衆給連裏送來一些雞蛋，指導員婉辭不收。一邊硬要送，一邊硬不收，相持不下。最後是農會主任拉走了指導員，羣衆便七手八腳在鍋裏添了水，放進雞蛋去，生起了火來。至此，獲得勝利

的羣衆便更加理由十足了：

「你們不收，就不是和人民一條心！」

指導員回來，只得按各班人數把熟雞蛋分了。

部隊整裝出發的時候，天還沒有亮。各村響起了鑼鼓，各家房東都燒了水，並且還用盆端了給戰士們洗臉。

炮兵營的同志在備牲口，老鄉們這裏一堆那裏一堆地圍成了許多人圈子，有人提燈籠，有人幫助抬馱子，青年人嘴裏嘖嘖有聲地說：

「咱們這大炮一過江，包管把敵人打個稀爛！」

出發時，一位白鬍子老漢囑咐他們說：

「同志們，你們捉住蔣介石的時候，可要打電報來呀——電報一到北平，我們就都知道了。」

師政訓隊集合在廣場上，羣衆圍着他們獻了一面大紅旗，上寫：

「勝利向前邁進！」

一位村幹部剛說了句：「你們來了，咱們窮人才過了一個太平年。」就流下淚來。一個大娘只說了聲：「你們走了可把我閃下來啦！」就不能再接着說下去了。孩子們則都拉着文化教員的手，說：「你們走了，以後誰教我們唱歌呀！」

爲着安慰送別的羣衆，整裝待出發的行列，喊出了響亮的口號。

「迅速打到江南去！」

「解放江南兄弟父老！」

「我們要解放全中國，回答父老們的熱愛！」

於是羣衆中首先有一位老大爺微笑了，其他的一些男女，也含着眼淚微笑起來，緊張的空氣變和緩了。

隊五行動起來，兩邊的人羣跟着隊伍走。各人對行列裏各個具體的對象說着各種不同的話：

「路上別喝冷水啊！」

「出了汗別摘帽子呀！」

「東北華北都解放了，家裏生活難不着啊！」

「好好保重身體，我們等着聽捷報！」

師政通過洋灰公路，路東正趕過一輛大車來。趕車的是一個花白鬍鬚的老頭，他一邊用鞭子空中搖幌着打拍子，一邊嘴裏在唱着什麼。車走近了，部隊漸漸地聽清楚他是在唱：

「林彪大軍進了關，解放平津還不算，趕快打到江南去，活捉蔣介石王八蛋！」

戰士們聽了更增加了戰鬥的意志。行列喊起口號來：

「人民是我們的父母，我們要聽從父母的話！」

趕車老頭更加狂歡起來，他停了車，把鞭子搖幌的更加緊張了。他唱：

「東北解放軍有名聲，殺敵愛民有大功，這回打到江南去，包管馬到就成功！」

隊伍走的更快了，每個人都不自覺地挺起了胸脯，

二月二十七日

今天駐在聚福屯，這是一個擁有七百多戶的村莊。原屬固安縣，現為大興第五區轄境。因為離津浦路很近，抗戰時期這裏是抗日游擊區，解放戰爭開始以後，蔣匪軍盤據固安，這裏還是三天兩頭地「跑反」。永定河因為連年戰爭沒有修整，河水泛濫，使這裏常鬧水災。去年大秋被淹，現在這一帶正鬧糧荒，這是一個很苦的村莊。

然而因為平津解放，大軍過境南下，解放全中國，羣衆却很興奮。村裏原先有些人會唱戲，因為戰爭連續十幾年，現在都長了鬍子不能唱了。他們在陰曆年前突擊了十幾天，教會了兒童團十幾齣戲，熱鬧了一個春節。聽說我們要來，他們又搭了戲台，準備演戲勞軍。但有人看見了軍宣傳隊，却傳出去了：

「東北大軍帶來了一個東北劇團！」

這村裏從來沒有來過劇團，但人們都會聽村幹部說過，軍隊上劇團演的戲最好看。於是在羣衆要求下，一個姓賈的村幹部，便來到了宣傳隊。他是晉冀察部隊中復員的榮譽軍人，挺懂部隊裏的事：

「我們準備給部隊演戲看，可是我們村裏人都沒有看見過部隊上演的戲，大家都想看看。我們也知道隊伍上很疲勞，不

過羣衆要求也很迫切！」

宣傳隊負責同志，興奮地答應了他們的要求。準備醜各兒童團，演三個小劇：「兄妹參軍」，「軍愛民，民擁軍」，「老母雞」。我怕宣傳隊太疲勞，只教他們演二個，不演「老母雞」。可是羣衆沒有看够。戲一演完，姓賈的那個幹部便被羣衆擁上台了。他說：

「好不好呀？」

台下叫道：

「好！」

「那咱們就呱嘰呱嘰！」

他一領頭，大家便都鼓起掌來。

「晚上再演一場好不好呀？」

「好！」

於是晚上又來了：姓賈的一個，還有一個姓王的民兵隊長。宣傳隊負責同志說已經沒有節目了，準備又沒有時間，實在不能演出。他們兩個便走了。送別的時候，宣傳隊同志點頭說：

「明天見！」

姓賈的也反應似的說：

「明天見！」

年青的民兵隊長却用胳膊推了他一下，却說：

「一會再見！」

宣傳隊同志知道裏面一定有文章。一會兒文章果然出來了，是男女老少一大堆，包圍了宣傳隊的隊部，要求演戲。

「節目沒有了！」

「有哩！」一位老太太說。「剛才你們借了我一隻老母雞，我也沒有看見有雞的戲，雞就還了我了。——我們就要看那個有老母雞的戲。」

宣傳隊派人來問我怎麼辦？負責同志被包圍了，來了一個小通訊員，他說：

「指導員隊付都給老百姓包圍住了，你說演不演？」

演就演吧！於是又演了三個短劇：「哈哈笑」，「姑嫂勞軍」，「老母雞」。

準備工作真快。汽燈十分鐘便點上了，借道具只開了個單子，村裏的廣播員靈末一喊，便一切現成：

「老母雞，木餵，……快送來，隊伍上演戲用，送慢了，隊伍疲勞，人家明天還要行軍啦！」

只不過半點鐘，戲便開了場。

黑夜看戲的人，比白天還多，連七十多歲的老頭子都來了。演完之後，人們還不散，「再來一個」「再來一個」地又噉着唱了三四個歌子，逼得陳隊付好像孔乙己似的說：「沒有了，沒有了。」人們這才慢慢地散去。

看戲回來，房東興奮地來到我屋裏，似乎要和我說話，但又覺得沒有什麼可說的。我說：